明報 | 2010-05-30

報章 | P06 | 四顆書釘 | | By 吳穎芝

拈動生活的花火

二〇〇四年,黃霑離世。當年還在生的肥姐沈殿霞接受報章訪問,笑言《上海攤》是黃霑的「肚瀉之作」: 「他被人催歌,晚上要交了,早上還未寫出來。後來他忽然肚痛,大便時就來了浪奔、浪流的靈感,想不到還唱到街知巷聞呢!」肚瀉的感覺和經驗觸動了黃霑的藝術神經,他立時拈住了靈感,這首經典之作因而誕生。

由這裏起,藝術跟生活、生活跟藝術,就在我腦裏產生一種讓人興奮讓人混亂的弔詭關係了。我在思考:若人的作品可以成爲藝術品、行爲可以成爲行爲藝術,那麼人的思考、呼吸、心跳、以至生活,有沒有可能不是藝術的一部分? 「肚瀉之作」讓我想到,關乎藝術那最神秘、最珍貴的部分,看來都埋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裏。然而,這也不全對。若然沒有能拈住這些花火的人,藝術同樣不會出現。我相信全香港七百萬人也肯定有過肚痛的經驗,但最後能寫出《上海灘》的,確實就只有黃霑一人。左思右想,抓破頭皮,我還沒法子搞清藝術和生活的弔詭關係。就在這個情况下,我遇上蔣勳。

多點音樂文學電影多點體恤人性

蔣勳,福建人,戰後舉家<u>移民台灣</u>。他是公認的美學大師,是畫家、詩人、作家。他愛談藝術、談美,但他同樣愛談生活。比方說,他可以用一整本書來談孤獨,談當中那似是生活似是藝術的玩味。《生活十講》亦然,他以自己獨特的藝術視野來看日常生活。關於教育,他反對讓孩子不停考試,認爲學校不該只考授專業知識,應該給孩子時間和空間享受最好的音樂、文學、電影。

此話何解?近代台灣有着不少青少年犯罪案件:女「高材生」調出化學劑把情敵毒死、男「高材生」在電梯裏強搶別人的手機。這讓蔣勳咋舌。原來專業知識高的人,不單道德跟感情處理上完全零分,而且犯案手法完全愚昧。學校沒有教授不用考試的東西,沒有讓人了解及體會人性的機會,到頭來,拿着高等學府交憑的人,犯着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愚蠢罪行。反而,考試零分,愛沉迷音樂、文學、電影的人,就有更多觸碰人性問題的機會,長大後他們在處理事情上有時比高材生更有智慧。關於人性、人文的理解,是人生裏更需要探索的,然而這些都是不能考試的課題。教育裏需要藝術,教育、甚或生活,本身亦是一門藝術。若不能抓住最應該堅持的地方,教育不得宜,高材生同樣淪爲罪犯一名。他認爲,下一代除了有知識,更需要有性情;除了有理性思維,也需要有幻想空間,懂得理解和體恤人性。一個多元的人才是健全的。

除了教育,蔣勳還在書中談價值觀、談飲食、談愛、談慾;他談日常生活,是要抓住現實生活中「日常」的荒唐 ,找回生活本來就該有的信仰。藝術最美之處,是它以獨特而富創造力的視野,爲生活帶來富有意義的驚喜。若能 拈動日常生活中的花火,且幻化在不同領域中,哪怕是喝茶還是肚瀉,也是藝術中的生活、生活中的藝術。

投稿預告:歡迎讀者應主題選書投稿,主題是「一本一直沒時間看的經典」。文章可長可短,以600字爲限,來稿請寄mp4staples@googlemail.com,截止日期6月20日,獲選中刊登的可得禮物一份。

文吳穎芝